

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当代书写

——英格·埃尔贝访谈¹

南京大学哲学系 李乾坤

摘要：访谈主要围绕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特征与定义，这一思想传统的谱系，产生的历史背景、政治背景以及思想史背景，德法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资本论》研究比较，特别是“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核心问题，即价值形式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访谈还讨论了德国马克思研究的现状，以及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发展等问题。

关键词：“新马克思阅读”、英格·埃尔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引语：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是自1997年以来在德国日益受到更多学者关注和讨论的思想潮流。德国学者英格·埃尔贝在2008年出版的《西方的马克思：1965年以来联邦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²一书，是西方学界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著作，这本书的出版，更进一步推动了德国学界乃至整个西方学界对这一长期以来被掩盖的思想潮流的关注。在本文中，就与“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研究相关的问题，笔者与英格·埃尔贝博士进行了访谈，供读者批判阅读。

英格·埃尔贝（Ingo Elbe），1972年出生于多特蒙德，2008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5年在奥尔登堡大学通过执教资格论文，任教于奥尔登堡大学哲学研究所，波鸿社会理论研究所所长。德国当代最活跃的马克思研究者之一，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研究最主要的推动者。代表作有《西方的马克思：1965年以来联邦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2008），《无名统治的范式：从霍布斯到阿伦特》（2015），主编论文集：《所有权、社会契约、国家：奠定现代性的关键范畴》（2009），《批判中的道德：作为批判社会理论基础和对象的伦理学》（2011），《无名的统治：论现代权力关系的结构》（2012）。

¹ 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方‘马克思学’形成和发展、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当代走向研究”（13&ZD070）子课题三“西方‘马克思学’的当代走向”阶段性成果。

² 后文简称为《西方的马克思》。

李乾坤： 埃尔贝博士，您是德国学界第一位系统研究“新马克思阅读”的学者，这也正是您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大学生涯，以及您为何选择这一题目作为您的博士论文，其灵感来源在哪里？在您写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埃尔贝： 我在波鸿鲁尔大学学习哲学时，就与一些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这个读书小组主要阅读批判社会理论和马克思方面的书籍。在大学期间，鲁尔大学并不提供与马克思相关的课程，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自学，并通过与一些马克思研究者，如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³，米夏埃尔·海因里希⁴以及狄特·沃尔夫⁵等人的交往，通过他们的指导来学习马克思的思想。对我和我的同学们来说，共同的目的就是拒斥对德国共产党对马克思进行的斯大林主义式的理解，以及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的批判。因此在根基上，我们恰恰和“新马克思阅读”开拓者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进行探索时有着同样的初衷。尽管对我们来说，历史情况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联邦德国相比已经完全改变了，在这一时期，一个马克思研究者要想获得教授席位变得不可能了。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法兰克福学派（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相结合。特别是在对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问题上，如果不对马克思和阿多诺的思想进行结合的话，是无法根本理解这些问题的。因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参与到当时在德国左派中广为进行的反犹主义批判（但不限于此）之中。

我的博士论文后来是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弗里德·奥托·沃尔夫教授⁶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安德里亚斯·阿恩特教授⁷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有幸得到了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资助，没有这笔资助我很难最终完成这份研究。

³ 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1929年生于图宾根的鲁多尔施塔特。经济学家，哲学家。1968年在阿多诺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后一直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首要开创者。代表作有《价值形式的辩证法》（1969），《马克思价值理论重建材料》（1978）。曾主编《社会：马克思理论研究》辑刊（1974-1981共14辑），这份杂志有力地推动了德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⁴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1957年生于海德堡，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柏林工程与经济应用大学教授。199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代表作有《价值的科学》（199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2004），《如何阅读〈资本论〉》（上下卷，2008,2013）。《阶级斗争问题》（Prokla）杂志主编。

⁵ 狄特·沃尔夫（Dieter Wolf），1942年出生，社会学家，信息技术学家，独立学者。1979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代表作：《黑格尔与马克思：绝对精神和资本的运动结构》（1979），《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1980），《商品与货币：〈资本论〉中的辩证矛盾》（1985）。

⁶ 弗里德·奥托·沃尔夫（Frieder Otto Wolf），1943年生于基尔，哲学家，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德国人道主义协会主席。早年曾求学于阿尔都塞。代表作《转途：马克思主义危机中的政治理论》（1983），《激进哲学：对启蒙与解放的探讨》（2002）。

⁷ 安德里亚斯·阿恩特（Andreas Arndt），1949年生于威尔海姆斯哈芬，哲学家，柏林洪堡大学神学系教授，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主要从事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以及施莱尔马赫研究。代表作《马克思：对其理论发展的探讨》（1985），《辩证法与反映：理性概念重建》（1994），《历史与自由意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自由辩证法》（2015）。

李：在您的博士论文《西方的马克思》中，您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作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并列的一个独立传统，这一做法，我相信不论对中国学界，还是对西方学界的很多学者来说，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富开创性的判断。您能不能阐释一下，“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最独特的特征是什么？换句话讲，您如何定义“新马克思阅读”运动？

埃：“新马克思阅读”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因为它发展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特定方法，以及对认识对象的理解方式——这里首先批判的是恩格斯开创的对马克思著作的阐释方式。在“新马克思阅读”的范式看来，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叙述方式阐释为经验式的，正因此也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降低到了李嘉图的水平上，也就是一种价值理论上的自然主义。“新马克思阅读”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种阐释，指认为一种总和性的，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并特别指出，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在一种古典传统和一种科学革命之间的矛盾。

在内容上，“新马克思阅读”坚持价值实体和价值是财富生产的历史的特定形式，而非一种超历史的，为所有人类社会奠定基础的现象。“新马克思阅读”指出，马克思那里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表述了一种系统性的联系：剩余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因此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

国家推论⁸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联邦德国的独特思想现象，在这一讨论中，“新马克思阅读”批判了列宁主义的和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理论。列宁主义尽管宣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属性，却没有解释清楚，为何这一作为“中立的”法律国家可以得到制度化。社会民主党首先将社会国家视作无产阶级的保护机关，却没有揭示出社会国家与阶级统治之间的关系。“新马克思阅读”主张回到《资本论》和《大纲》，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和商品、财富形式的内在纠葛，而必须采取一种外在于经济的，公共的权力结构，一种“并不从属于特殊，而是超越一切的，针对一切的权力”（帕舒卡尼斯语），并且同时依靠这种中立的权力——这是私有财产等等类似东西的保障——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结构和阶级统治。此外，社会国家尽管要作为无产阶级的保护机构，但同时也是资本的再生产形式，这一点，鲁道夫·沃尔夫冈·穆勒和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⁹已经指出了。

⁸ 国家推论（Staatsableitung），德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进行的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因马克思生前并未完成国家理论的研究计划，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只有立足《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推论”。代表人物有鲁道夫·沃尔夫冈·穆勒、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约阿希姆·毕施霍夫、艾尔玛·阿尔特法特等。国家推论被“新马克思阅读”代表人物视作其构成部分。

⁹ 鲁道夫·沃尔夫冈·穆勒（Rudolf Wolfgang Müller），1934年生于日本神户，政治学家。1964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汉诺威大学教授。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Christel Neusüß），女，1937-1988，政治经济学家，曾任柏林经济高等学校教授。二人在1970年合写的论文《社会国家幻象与劳资矛盾》是国家推论讨论中的重要文献。

“新马克思阅读”也重建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资本论》对于与制度相一致的思想 and 行为的阐释可能。

然而“新马克思阅读”从事经济学批判，并不表明——正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之中还在频繁进行的——作为决定性的、客观的，最终和历史哲学的论证模式兼容。这尽管在“新马克思阅读”中进行了讨论，然而却证明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的经典元素，如贫困化理论、自动化生产力进步模式、将无产阶级作为清醒的，告别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这正是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可以发现的。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开始将其原创性的科学成果在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中拓展开，这些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支柱因此是并不牢靠的：阶级斗争内在于资本的结构化强制中进行，并首先是处于虚假意识形态的拜物教形式之中的。一种绝对的贫困化并非资本主义的必然元素。生产力并非历史的推动力量，而是生产关系发展了生产力。当然，对于“新马克思阅读”来说，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它的观点只是，社会的视角不能够系统地从个别无产阶级的现实利益中发展出来，马克思主义因而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李：“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作为一个思想潮流，当然有特定的产生环境。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兴起有着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原因，以及思想史原因？

埃：“新马克思阅读”标志了对马克思著作的一种解释路径，这种路径首先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形成的（有前苏联的两位先行者：叶甫根尼·帕舒卡尼斯和伊萨克·I.鲁宾）。其在联邦德国的背景，是左派学生运动；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因持续的、国家福利化的战后资本主义繁荣而动摇，以及在越战期间反共产主义共识的破裂。此外，“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也因德国大学系统在战后的大规模扩建而获益。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德国新建、扩建了许多大学，这为左派学者提供了大量的位置。“新马克思阅读”可以被理解为对马克思的科学解读，并始终坚持在学术领域。“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有一个共同观点，就是迄今位置对马克思基本概念的理解是有很大局限的。因此需要一种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阿多诺的学生如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海尔穆特·莱希尔特、于尔根·李策尔特¹⁰和海尔穆特·布兰特尔等人构成了非常关键的线索。然而除此以外还有完全独立于阿多诺的，例如理论家约阿希姆·希尔施

¹⁰ 于尔根·李策尔特（Jürgen Ritsert），1935年生于法兰克福，社会学家。1966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

¹¹、菲特·米夏埃尔·巴德尔等人，也为“新马克思阅读”做出了贡献。“新马克思阅读”的核心活动地点，曾是柏林、法兰克福和不莱梅。

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有趣的思想史现象是，在德国和法国学界同时开展了对《资本论》的重新阅读。在德国正是以阿多诺学生为主的“新马克思阅读”为核心，而法国则以阿尔都塞的学生为核心。对德法这两个思想潮流的对比研究，阿历克斯·德米洛维奇教授和弗里德·奥托·沃尔夫教授都已经开始尝试了。对这个问题，可以发表一下您的见解么？

埃：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开端于 1965 年阿尔都塞和朗西埃共同主编的《读资本论》，在此之后，对《资本论》的研究就并非在法国，而主要是在西德被大规模进行。阿尔都塞在《资本论》中想要得出一种与马克思的自我评注相对立的辩证法，并在此过程中驳斥了恩格斯的经验主义，以及概念的逻辑的、历史的展开的统一这一论题；朗西埃有力抨击了恩格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些本质范畴的经验主义解释，并且批判了恩格斯在历史发展领域中对财富形式解释里，在概念的抽象层次的解释转变。阿尔都塞和朗西埃后来的发展，对“新马克思阅读”没有再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走向了一种明确的后现代方向。

李：您的《西方的马克思》一书，可以被视作德国马克思研究领域自 2000 年以来的一个独特事件，它在德国这片日益变得平静的领域激起了众多的讨论。当然，也有很多学者批判了您在这本书中对“新马克思阅读”传统建构的努力，如卡尔·莱特尔和克里斯多夫·海宁。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批判的呢？

埃：很遗憾，大多数批判者从来没有真正试图理解“新马克思阅读”的立场。就这而言，这些讨论更多是作为令人有些恼火的，并被证明为是一些（少数一些）参与者的极端的无视。

批判来自不同的方面。卡尔·莱特尔的批判的主要观点是：阶级斗争就是全部，阶级关系的经济形式是完全无意义的。他将“新马克思阅读”称作为一种“循环马克思主义”，因为在“新马克思阅读”这里，处于核心位置的是价值形式，而非生产。这在内容上是无法自洽的，而且显示出，莱特尔甚至落后于马克思。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恰恰是关于特定形式的，也就是市场和价值中介的形式，它采取了在资本主义中的阶级统治，从而使得一种动力学成立，这种动力学强迫所有阶级个人处于一种资本的价值化逻辑（*Verwertungslogik*）下。莱特尔是完全不理解这些的。他站在一种强烈的

¹¹ 约阿希姆·希尔施（Joachim Hirsch），1938 年生于内卡河畔施文宁根。1965 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教授。

活力论的（vitalistisch）和受到后现代影响的传统中，这种传统将革命主体的作用视作为到处都存在的。克里斯多夫·海宁的批判我也不能理解和赞同。他对我的著作的阐释史不公平的，并且宣称，我没有解释清楚形式概念。然而关于形式概念我已经在不同的层次上非常系统地加以阐释了，尤其是在论述海尔穆特·布兰特那里。批判的总体基调，也是从德国共产党的角度出发的，就是批评“新马克思阅读”是一种“结构主义”，它没有提供更为革命的改变，并且是学院化的。在这一点上，也显示出德国左派们对我的看法，就是一种彻底的对科学和理智的敌对。

李： 埃尔贝博士，这么说，您也将自己算作“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之中了？

埃尔贝： 这是一定的。在思想内容上，我首先是站在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和狄特·沃尔夫的立场上的。然而我同事也从事于其他的那些被“新马克思阅读”视作边缘的领域，例如对反犹太主义的批判。在这一问题上，普殊同¹²和米夏埃尔·海因里希也试图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进行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衔接。但是我的观点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弗洛姆和阿多诺的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李： “新马克思阅读”主要关注的是马克思的晚期著作，如《资本论》《大纲》等。那么“新马克思阅读”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的呢？阿尔都塞在他的《保卫马克思》中集中探讨了这一主题，“新马克思阅读”和阿尔都塞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有何不同呢？

埃尔贝： “新马克思阅读”当然也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且研究的很细致。“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恰恰对早期和晚期著作的关系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著作史的研究，最早在海尔穆特·莱希尔特¹³那里，他的《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1970）一书就有大量篇幅探讨早期著作；同时，在革命理论方面，阿里克萨·摩尔也做过研究。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在这一问题上还曾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写过评注（1980/81）。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在《价值的科学》（1991）中同样也探索了早期和晚期的著作。从内容上来讲，“新马克思阅读”对此问题没有一个一致的立场，一些人强调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一致性，另一些人则强调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断裂性。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通

¹² 普殊同（Moishe Postone），1942年生。加拿大裔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作《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1993）。

¹³ 海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1939年生于瑞典布罗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曾在阿多诺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后在伊林·费切尔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1968）。曾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后在社会哲学家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的积极争取下，莱希尔特后在不莱梅大学接替了佐恩-雷特尔的教席，直到退休。他也被视作德国“新马克思阅读”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代表作还有《新马克思阅读：社会科学逻辑批判》（2008）。

行教条，较之于晚期著作，更多还是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展现出来的。这也显示出，在对马克思的解读上，不论是列宁主义还是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达到马克思《资本论》的水平。换句话说，马克思将他在 1857 年之后的晚期著作视作一个学习过程，这一过程影响了马克思在个别定理上做出了决定性的改变。还有一些对晚期著作中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一些变化进行的批判。这些讨论太过复杂，很难在这里简单概括。

李：“新马克思阅读”首先关注的是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着墨更多的是剩余价值理论，这也被恩格斯称作马克思的量大发现之一。那么在“新马克思阅读”的语境中，是如何看待价值形式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问题的？

埃：价值形式理论非常重要，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并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是他的概念，“构成价值的劳动”，才与斯密和李嘉图在根本是决裂开。价值实体在马克思那里是高度历史化的和社会化的，在斯密那里则相反是超历史的和人类学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上，一方面，剩余价值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和价值中介作为经济的特征化形式只有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下才是存在的。于尔根·李策尔特（1973）和海尔穆特·布兰特尔（1989）年将《资本论》（商品-货币章）中叙述的发展作为向阶级关系的形势分析的下降，视作价值形式的基础。在《资本论》开端的这些看起来显然简单的范畴，是以总体的社会化的方式向现实进行中介的，因而是非常复杂的。这也与恩格斯的一个清晰的、简单的商品生产的观念相对立的。W-G-W 的循环形式因此并非简单商品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而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总体生产过程进行分析的一个概念抽象层次。在这个意义上，对“新马克思阅读”的批判，认为“新马克思阅读”是一种循环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个臆测。

李：埃尔贝博士，我了解到，您自 1990 年代，就在波鸿鲁尔大学建立了一个“红色鲁尔大学”的读书组织，您的一些同学也在马克思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探索。您是否可以对当前德国的马克思研究状况进行一个介绍？

埃：在联邦德国，和所有人看到的表象完全相反，马克思研究日益在大学领域受到挤压。仅有一些完全孤立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德国的大学拥有位置。绝大多数不得不接受那种受限制的教职，或者以编外的身份在大学勉强度日。然而在更广泛的公众领域，马克思又重新成为了探讨的对象，大学生群体对马克思也有很大的兴趣。然而当学术领域的哲学家们研究马克思时，多数只是在以激进批判的形式来面对马克思，也没有对过去四十年里的马克思研究进行认真回顾。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

义的学术研究很遗憾地再次堕入了政治性的泥沼之中。另一方面，一些政治上左翼的组织，却不愿承认这些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意图。这是一个荒诞的情形。

李：您的新书是关于政治哲学的，您在其中探讨了政治经济学了么？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在此意义上，您如何看待哈贝马斯和霍奈特的研究？

埃：我的这本书，通过对近代以来的契约论（霍布斯、洛克、康德），20世纪的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施密特、凯尔森）以及批判理论的要求（马克思、阿多诺、弗洛姆、萨特、哈贝马斯、阿伦特）的分析，研究了资本主义所有权和统治关系的特征。从马克思和弗洛姆以及阿多诺出发，我将资本（而非资本家）的批判概念作为一种独立化的社会关系的统治。同时也追问了个体的、直接的统治在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中具有什么样的位置，以及这些问题在解释极权的和法西斯主义关系之中的大逃亡时，具有什么样的潜力。

我激烈地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立足点。在我看来，他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统治关系的根本特点，对马克思做了灾难性的错误解读，并建构了一种完全向资本主义投降的理论。我在2012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向哈贝马斯陈述了我的批判，哈贝马斯直接拒绝了在内容上给予回答。哈贝马斯及其学派（我将霍奈特也算作其中）试图推动批判理论成为社会民主的、认同资本主义的工程，并且相信这样的幻象：能够给予资本主义一副人的面孔。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样，是哈贝马斯和他的学派根本不关心的。这一流派对我们当下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没有给出任何答案。

李：埃尔贝博士，非常感谢您耐心细致的回答。

作者简介：李乾坤，河南商丘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研究所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联系方式：E-Mail:lihoughanyu@163.com 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薛光林楼哲学系，邮编210023。